

达斡尔族萨满教的衰落与文化重构

孟盛彬

内容提要：萨满教是达斡尔族固有的宗教信仰，时至今日萨满在达斡尔族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从它的发展演变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古代全盛时期、近代衰落时期和现代文化重构时期。萨满作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短时间内还不能彻底消除其影响，这是萨满教能够继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达斡尔族 萨满教 文化重构

作者简介：孟盛彬，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萨满信仰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发展进程中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萨满教作为达斡尔族固有的宗教信仰，自古至今相沿未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遭到了来自藏传佛教和道教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达斡尔族萨满教信仰的根基，作为全民族的宗教信仰，萨满教被顽强地延续下来，直至今日萨满在农村、牧区生活的达斡尔人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地方上的萨满敖包祭祀仪式和萨满定期举办的法会“奥米南”仪式仍然存在。从达斡尔族整个发展演变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古代全盛时期、近代衰落时期和现代文化重构时期。

一、达斡尔族先世对萨满教的信仰

据历史文献记载，在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中，很早就留下了萨满教活动的踪迹。如匈奴每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有萨满活跃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萨满教作为自然形成的原始宗教，它的起源无疑比这些记载更加久远。自古以来，萨满教影响下的北方民族多为无文字社会，建立政权形成文字记载之后的北方诸民族都逐渐放弃原有的萨满信仰，而改宗其他制度化的宗教，因此历史上没有留下系统的萨满信仰文献记述，对其发展轮廓进行清晰勾勒绝非易事，如今只能依据萨满教的某些特殊现象和史书上的零星记载，对其历史进程作一大致的推断。

关于达斡尔族的历史源流，学术界大多倾向于契丹后裔说，认为达斡尔族是直接承袭契丹人的一部分。^①据《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始末》中，记载有这样一个追溯祖先的历史传说，传说有三个君长：“后有一主，号曰乃呵，此主特一骷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骷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涡呵，带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口，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这个传说在现代人看来几近于神话，但从萨满教信仰习俗的角度来看，三位神秘的君长就是当时的大萨满。首先达斡尔人的萨满不管男、女巫师都称为“雅德根”，其中“根（gan）”就是由“汗”音变而来，表示部落首领。在古代

^① 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辽金史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2页。

民族中，握有神权的萨满曾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杖，他们既是宗教祭祀，又是政治上的领袖，是一种首领与巫师合一或并存的社会政治结构。如在我国鄂温克人中当中，萨满就享有很高的威望，起初氏族的首领大部分都由萨满来担任，因而他不仅是氏族的巫师，而且也是本氏族的生产生活的组织者，氏族习惯法的解释者和维护者。^②其次，把有名声的萨满死后晒干保存在屋里，这是古代的习惯，直到近代还有个别部落仍保留有这一传统丧葬习俗。到了后期，萨满的丧葬习俗则演变为野外或高山之巅的风葬。在《契丹国初兴始末》记载的第一位君长乃呵应该就是一位很有名声的大萨满，所以在他死后仍然被保存在穹庐中供奉，每逢部落中遇有大事，举行祭祀仪式时，都请这位已故去大萨满的灵魂降临人间，附在另一位主持祭祀仪式的萨满身上，通过其口来传达法旨。第二位君长涡呵，在作法时披野猪皮，带野猪头。在古代森林民族的萨满就是披兽皮举行仪式，萨满的服装就象征着一种动物，后来经过演化就变成了现代人们所看到的萨满神服，但头饰上的鹿角、神鹰装饰却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有的萨满在作法过程中要模仿各种动物神的形象，如果是野猪神下凡附体，就要模拟野猪的动作、神态、声音，披上野猪皮，带上野猪头效果会更加逼真。而且按照萨满教的观念，神服象征着神灵，决不能让人碰触，否则要遭报应，涡呵失去神服也意味着他失去了作为萨满的标志。萨满作为社会中特殊人物，为了保持特有的神秘感，大多会选择离群索居，除了跟自己家庭成员和比较亲密的人有接触外，跟周围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是可以增强自身在群体中的神秘感，二是可以维护举行仪式的神圣性。如果具有了萨满的身份，在社会生活也会受到应有的尊重，尤其是经他手治愈的病人，对他更是恭敬有加。人们对萨满有悖于常理的言行举止，也会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羊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生活资源，第三位君长昼里昏呵能日复一日地维持族众的生活需求，自然属于能力超群出众之人，所以要“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这段记载中也反映出了契丹人由森林狩猎部落向草原游牧民族过渡的历史进程，在森林中从事狩猎活动，生活来源极其不稳定，获得多少猎物，当时人认为并非人力所能左右，全凭山神的赐予，因此就有了对山神的崇拜。

据《辽史·太祖记》载：契丹每出战或遇重大事情，必以黑羊、白羊、青牛、白马、天鹅祭天，以求上天保佑；每出猎，必祭山神。《辽史国语解》记载：辽俗好射麋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辽史拾遗》引《燕北杂记》记载：“行军不择日，用艾或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下灸之，灸破便出行，灸不破便不出”。另外，辽代契丹人常进行泼水求雨的活动，朝廷中也举行这种典礼，称瑟瑟仪。《辽史·礼志》中载：“应历十二年五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倾之果雨。十七年四月，射柳乞雨，复以水沃群臣”。契丹人还有这样一种习惯，为了使孩子健康与平安，不将其出示外人，并要以灸涂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孩子免遭邪恶之害。上述习俗都与契丹人信仰的萨满教息息相关，被后来的达斡尔族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下来。

清代西清所著的《黑龙江外记》中记载了达斡尔族信仰萨满的情况：“达呼尔病，必曰：‘祖宗见怪！’召萨玛跳神禳之。萨玛，巫觋也。其跳神法，萨满击太平鼓作歌，病者亲族和之，词不甚了了，尾声似曰：‘耶格耶！’无分昼夜，声彻四邻。萨玛曰：‘祖宗要马！’则杀马以祭。要牛，则椎牛以祭。至于骊黄，牝牡，一唯其命。往往有杀无算而病人死，家亦败者，然续有人病，无牛马犹杀山羊以祭，萨玛之命，终不敢违”。古代的达斡尔人患病时还没有求医问药的意识，对萨满的法力和驱邪治病的能力深信不疑，祈求萨满禳病成为人们治疗的重要途径。

古代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萨满的弊端，盲目认定疾病、灾害都是鬼神、精灵作祟的结果，荒谬地以为，只有通过萨满跳神请仙才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在达斡尔人中，关于萨满的传说是最受欢迎

① 秋浦：《鄂温克人原始社会形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8页。

的话题，他们的神奇法术被越传越神，人们都信以为真，对萨满举行的跳神仪式充满期待。萨满的神圣性正是通过民间传说，经过人们不断的渲染加工，被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萨满要做的一切就是无愧于这样的描绘。萨满被人们寄予厚望，同时也赋予他巨大的力量，当时的人一旦有疫病或困难，就要延请萨满来治疗祈祷，对萨满的信赖超过对医术的信任，认定萨满无所不能，完全陷入了认识论上的误区。即使在进行跳神治病过程中失败了，人们也不会怀疑萨满治疗的基本原理，往往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萨满个人能力的问题，认为找到法力高强的萨满就一定能够治愈疾病。面对疾病的侵扰，古代的人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萨满或许是人们解决困难和治愈疾病的唯一希望，对于拿不出更好办法的家庭而言，萨满的承诺会使人备受鼓舞，重拾信心，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自古以来无数的生灵就这样在萨满的“咚咚”鼓声中离开了人世，往生极乐。从这个角度讲，应该说萨满教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它应有的作用。

二、近代萨满教的衰落

早在清初的天聪年间，清政府就曾三令五申禁止萨满公开活动。皇太极下令：“满洲、蒙古、汉人端公道士，永不许与人家跳神拿邪，妄言祸福、蛊惑人心，若不遵者杀之，用端公、道士之家，出人赔偿。”^①但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达斡尔族社会生活当中，萨满教信仰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依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达斡尔族萨满教信仰的衰落始于清末。依据当时的情况分析，造成达斡尔族萨满信仰衰落是由内、外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清朝末期，大量内地汉族移民涌入东北、内蒙古地区，促成了当地各民族混居的局面。不同民族宗教观念相互影响的结果，对达斡尔族原有的宗教信仰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达斡尔族古老氏族组织出现加速解体的景象，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氏族社会逐渐向地缘为特征的社会组织转变。古老的氏族社会迅速瓦解，使氏族萨满失去了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基，从而加速了萨满教衰落的进程。从萨满教衰落的整个过程来看，是内部原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近现代达斡尔族萨满教信仰的嬗变，主要是通过民族内部的动力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动力来自于教育的推广普及，提高了人们认识水平，使萨满在社会的影响逐步减弱，还有不断建立完善的医疗体系来最终完成的。

一般来说，由于科学提供了各种事物发生原因的解释，所以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盲目信从神灵的存在。达斡尔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大自然和自我的认识能力。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受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洗礼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萨满教的弊端，以及萨满活动对社会的危害，出版了宣传科学知识抨击封建迷信的书刊。最有代表性的是巴格其出身的布特哈旗内科长乌尔恭博撰写的《萨玛论》，他本人就是巴格其出身，意识到问题后洗手不干，自动退出了巫医的行列，因此他的现身说教很有说服力，在《萨玛论》一书中他对萨满的迷信活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明了萨满教的害处，是具有清除萨满教弊端想法的启蒙书籍，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仍有觉醒的知识分子们对萨满教进行了理智的批判。如何维忠在《达古尔蒙古嫩流志》中写道：“（萨满教）此系单纯蒙昧之达古尔乡间之蒙人治病方法也，其中病愈者，因属庆幸，及不能治者，则归命运，无可奈何是以。一般乡僻之地，对萨满甚为笃信也。此在蒙古地方者，除嫩江流域之达古尔蒙古外，有呼伦贝尔地方及东西扎鲁特、阿鲁科尔沁、巴林扎萨克图、图什业图及锦热喀

^① 《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第13页。

拉沁等均信奉之。惟近来内地之各族，多蒙汉杂居之故，此种萨满巫已渐次消退矣。”钦同普在《达斡尔族志稿》也认为：“萨满跳神，如将重负而荡起样。跳毕，则事了。以此法治病，病之获愈否，尚不可保。而一祭之所费已多矣。故人恒言萨满之事，滋弊多云。”孟希舜《达斡尔族志稿初稿》写道：“达族原居于边陲之区，乏于医学研究，亦无汉医治疗。每遇有病时，除请萨玛治病之外，别无良术，故专请萨玛来跳神。……虽属迷信之举，也能使病者一时安慰精神。病好后，对萨玛酬谢衣料及送祭肉或彩布等物。近来达族人民有了觉悟对萨玛教多有不信仰者。”这些论著的出版发行，严重削弱了人们对萨满教虔诚信仰。还有在外求学的青年学子们回到家乡后也进行宣讲，告诉人们萨满的跳神是迷信，要用正确的方法祛除疾病，要相信科学、相信医生。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理性精神带来的觉醒，动摇了人们心目中已经定型的萨满神圣形象，无形中加快了萨满教衰落的步伐。

20世纪50年代后，禁止萨满宗教活动。从事宗教活动的萨满放弃了自己的神职工作，有的萨满主动向上级部门交出了自己从事宗教活动时使用的神服、道具，有的萨满悄悄的把萨满服具藏入深山老林或埋入地下，不敢公开进行宗教活动。但是，也有个别人认为家中神祇是祖上遗留之物，不应随便丢弃，把神龛秘密的隐藏起来，逢年过节悄悄的拿出来进行祭祀活动。这段时期的萨满教虽然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也没有完全中断，还在民间继续以隐蔽的方式，秘密地流传着。上世纪50年代社会历史调查组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了解过去达斡尔族的宗教信仰时发现，老年人乃至不少中年人的宗教观念很深，还偷偷地在家里供神，只是不敢公开请雅德根跳神罢了。

三、萨满教在现代的文化重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重视地方传统，在发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①从20世纪中叶开始，新萨满教运动浪潮在欧美国家兴起，古老的萨满教也被人们当做对抗现代化的有效工具而备受青睐，成立的各种萨满文化研究机构相当活跃，并发行有大量宣传萨满文化的杂志书刊。20世纪90年代后，宗教信仰也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复苏，我国信教群众人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按照对宗教类型的划分，萨满教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是宗教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与我们所说的几大世界性宗教是有所区别的，按照民族学的角度看，它属于小传统，属于非主流。目前来看，国内还没有对民间信仰的成文法规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在这样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濒临绝迹的萨满教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1、萨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萨满文化的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重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郭宝山萨满被认定为萨满文化的传承人，由政府部门给他颁发了聘书，还有一定数额的政府津贴，所以，乡民们称他为“有执照的雅德根（达斡尔语：萨满）”。笔者在莫力达瓦旗的田野作业过程中，看到萨满们跳神治病都在很正常的状态下进行，拜访萨满求医问卜的人也络绎不绝。

现代萨满与古代的萨满跳神相比，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形式有：过去萨满是人们危难中的唯一希望，而且氏族萨满是无条件义务进行宗教活动，所以生活都很清贫。现在找萨满看病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很多人都是去医院治病和找萨满之间同时兼顾，在医院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有的人抱着不妨找萨满试试的想法。另外，来访的人当中社会低收入群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居多，

^① 周星：《民族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9页。

经过医疗制度改革,治病难、药费贵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重,不仅医疗资源不足,技术薄弱,而且看病极不方便,人们不得已只好把追求生命意义的希望寄托在对神灵的信仰上。由于祖上留下来的习惯,萨满在治疗过程中并不明言收取费用,都由人们自愿奉献,因此萨满的这种姿态很受低收入群体的认可和欢迎。并且萨满本身也都是有多年病史的患者,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但久病成医,对有些病症的治疗确有实效。在接受采访中,斯琴挂萨满就坦言:“我只治虚症,不看实病”。莫力达瓦旗下属的各个乡镇都有当地的萨满或神职人员,如在莫力达瓦旗腾克镇就有两位萨满经常给人做法治病,主持乡间的祭祀仪式等。

2、萨满文化博物馆

萨满文化博物馆于2007年6月份完工,总高为26.8米,其中萨满铜像高21米,展馆建筑面积740米。该馆座落于旗政府所在地尼尔基镇北9公里的中国达斡尔民族园里,是我国最大的一座萨满文化博物馆,成为莫力达瓦旗标志性建筑之一。场馆内各展厅集中展示了代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蒙古、满、朝鲜、锡伯、赫哲八个民族萨满文化的26件萨满服饰及萨满神偶、神鼓、图片、文字资料等300余件,并以丰富的展品、生动的文字说明、大量图片资料充分向人们展示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萨满信仰文化。这些濒临消失或损毁的文物通过实物或照片等形式被及时抢救收集起来,存放在民族博物馆中,既起到了保护作用,又能满足旅游者参观的需要,具有多重意义。

在建造萨满文化博物馆的过程中,也能听到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有人认为萨满教是封建迷信,刚刚被打倒,现在却要大张旗鼓地搞建设,提倡萨满文化,是历史的倒退。这些意见主要来自机关单位退休的老干部,他们大多亲身经历过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受马列主义无神论影响很深。

3、萨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萨满从事的治疗活动也不能一概视为封建迷信,而予以全盘否定,其中也包含着合理的、科学的因素,因此才能经过时间的无情考验而被承袭下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包括萨满医术在内的宗教巫术并非是各种迷信的拙劣聚集。萨满文化是一个值得去探索开发的人类文化‘大陆’,它所蕴含的科学要素实际上不低于其迷信的要素。”^①宗教信仰也不是恒久不变的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受不同群体的重新解释,会不断增加新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也在发生变化。只治虚症,不看实病与古代萨满大包大揽相比就是一大进步。萨满的治疗手段,与时下流行的心理疗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在对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祛除或减轻人精神上的冲突、混乱和矛盾、无助感,从而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解决因为社会压力或不适应等原因造成的精神疾病。

萨满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存在可以缓和与文化冲突所造成的心理失衡问题,弥补文化断裂带来的情绪上的扰乱、精神上的冲突,帮助人们克服人生中的种种苦恼,重新建构破碎的价值体系。总而言之,萨满为人们调节心理平衡,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萨满教的某些社会功能是现代医学无法替代的,所以,短时间内还不能彻底消除其影响,这是萨满教能够继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杜澄)

^① 黄强、色音:《萨满教图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1页。